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三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二

墓誌三首

尚書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朞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

令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羣賊發民倉廪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虚實以釋天下

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一有其字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邉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

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
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
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
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
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
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
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

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畧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塞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

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内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

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朞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内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有又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

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闚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

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

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覆切
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
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
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
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
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
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一作六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
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

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其官一
字下同
其官二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其官父
諱瀆其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鄭一作
鄭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
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
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
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於宋城縣平臺

鄉石落原而以公從塋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
宋之間遂安其居塋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
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
勤利歸於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得相予帝
有褒章恩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
廟罷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於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彊學博

辩能自忖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内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

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塋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塋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絶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抑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於

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争言豎子即可一作可即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鋭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一無此字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多公直乃復以爲樞

客副使居歳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
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
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
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
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
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
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

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名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名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陜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愈復知陜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

去上數為大臣言吳其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畧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栅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一有朝廷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

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讙呼逆於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乙卯）卒於位（一有以聞二字）詔輟朝一日曽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

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龎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禄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於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㕡壤深泉樂其寬閒令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禄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

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於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黄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袞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曽孫遼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内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徳公爲冢子於其家

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
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
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
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
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
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
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
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朋

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禄大夫勲上
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實封九百户公為兒
時上在東宫真宗命公侍研席工尤親愛甞解方玉帶
賜之稍長出入宫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
上陳朝廷闕失開説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
公既甍得其遺藁之末工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
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
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

生長富貴閒耶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飢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

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鬭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姦而職廢久不省

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

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
吉州團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
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
將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如
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列
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於滿盈紛其

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髙明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閒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髙旌巨節以責於泉昌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十八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從居海陵力耕以養其

母調明州定海鹵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

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脩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内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

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之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歳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録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

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踈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葢必有事然後材臣

出自寶元慶歴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藴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

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録

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

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

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

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陜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内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辯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刼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閲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陜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

毁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
望而亦莫之毁也陝人頼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
吏而不納毁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
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
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
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

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於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於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廪

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曽祖諱恕愽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於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

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絶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共哭如前日益多

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某所（一作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

為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堅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

人列言於朝曰梅其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詞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其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税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

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

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内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

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

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羙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漕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陜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為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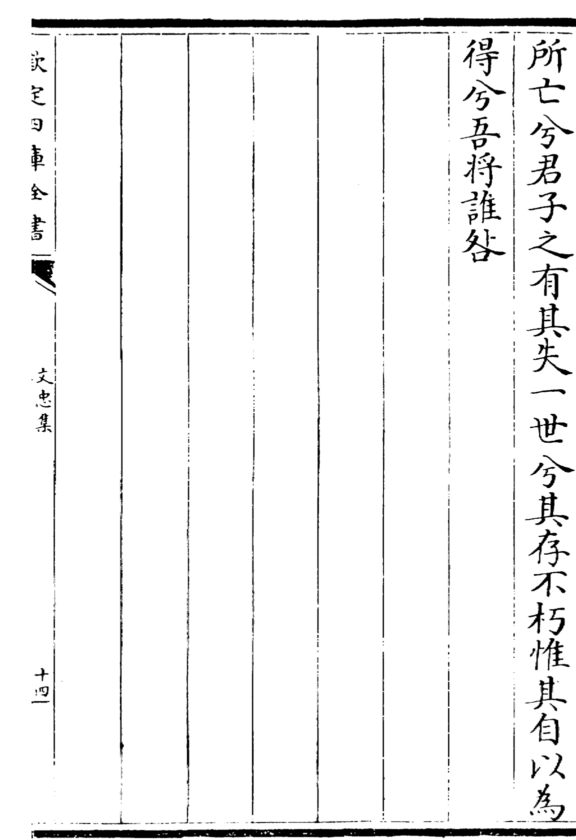
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録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没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得因字不絶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為得而君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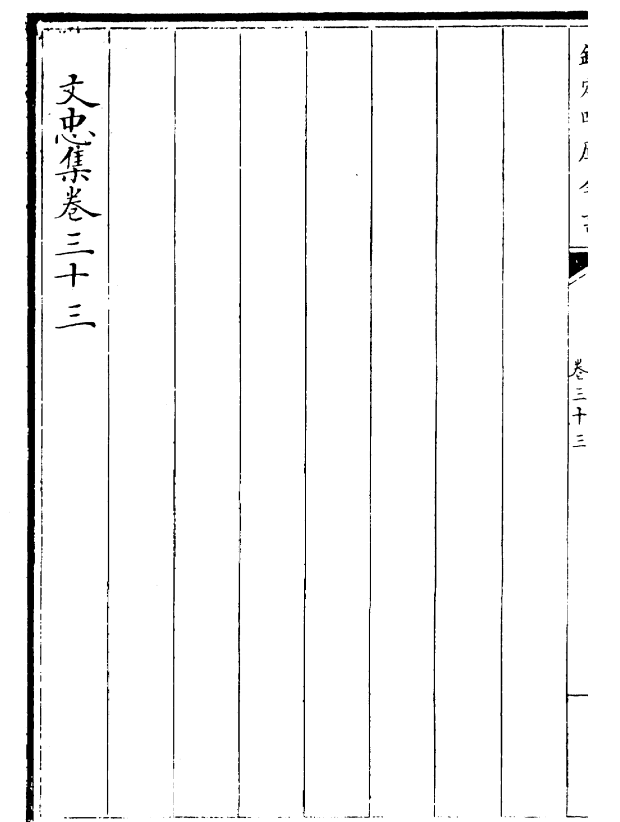
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

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户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轑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

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文忠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

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甍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

一作左

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奬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恵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户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塟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州兮稱于長老舊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賛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於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

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己（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慙色至卒窮以死銘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

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於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於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避以趣卒困於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祖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祖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祖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

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

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謂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

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

其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遒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脩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

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涣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户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户讀書絶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

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

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草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

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㫖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名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

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於内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内銓入内都知楊懐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懐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

連懐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處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黙内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

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不行近制

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説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盗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

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

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静而當大重一作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

張庚事以草奬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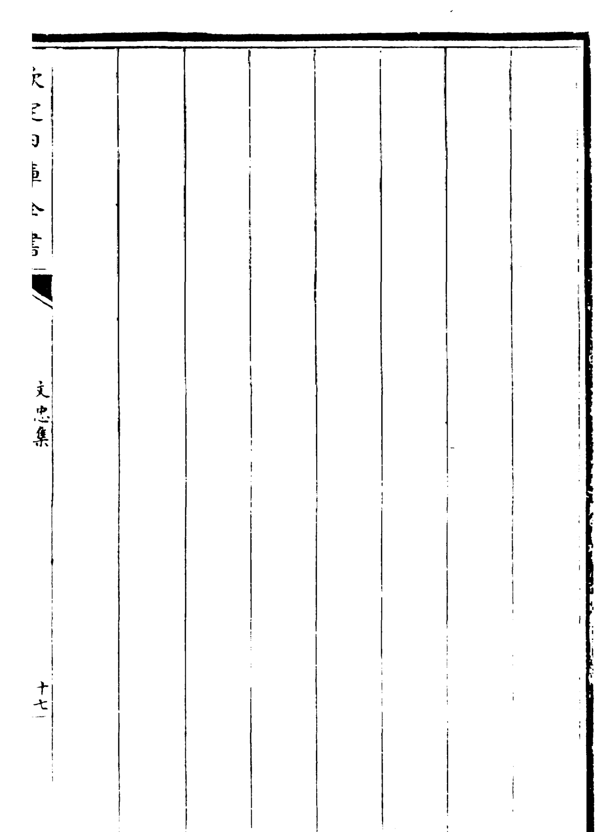
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不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陸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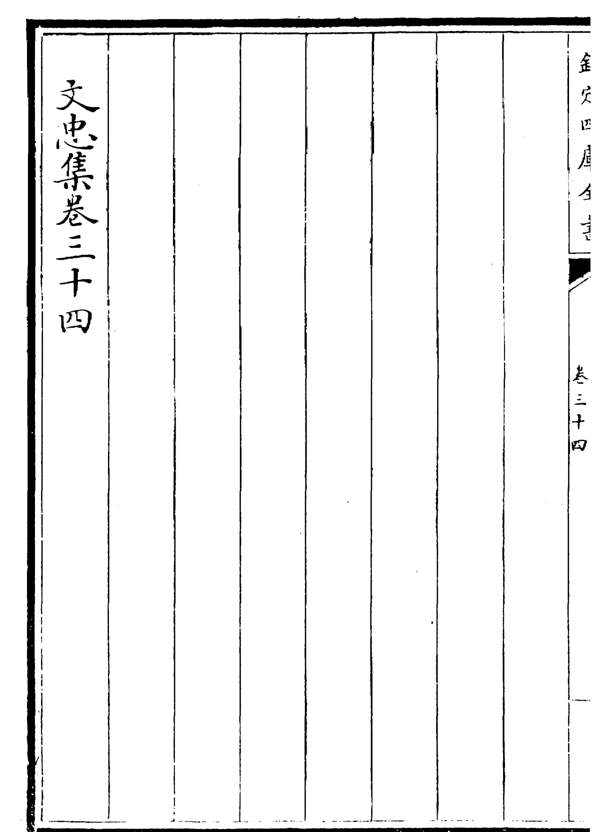
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
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
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
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禄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
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推誠保徳翊
戴功臣初娶吴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
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
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

宗厚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秘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愼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為進士知名於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於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黄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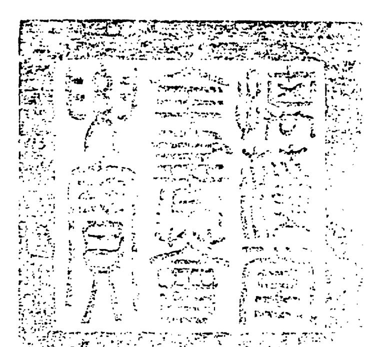
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曁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耉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蔣維壁
謄録監生臣楊　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五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其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

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
銀冶以疾去官慶歷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
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
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晁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
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
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
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

荼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
償解官而去無慍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
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
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稿悉焚之嗚
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
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
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
不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

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歷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用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

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别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内銓御史吕景初吴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

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士一作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

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

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啇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

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獘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纎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裒隱德不仕公

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於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以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字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

喧然事既聞上（一有上字）又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稾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

昊為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 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昊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句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昊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其年其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
閭歸於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瘵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

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䟽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

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葢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一有為字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

親嬪求知揚州歳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歳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虚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請毋合食

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於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毁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吕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

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慱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

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

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久字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作一

禮部尚書公再娶諭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曰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

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衡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其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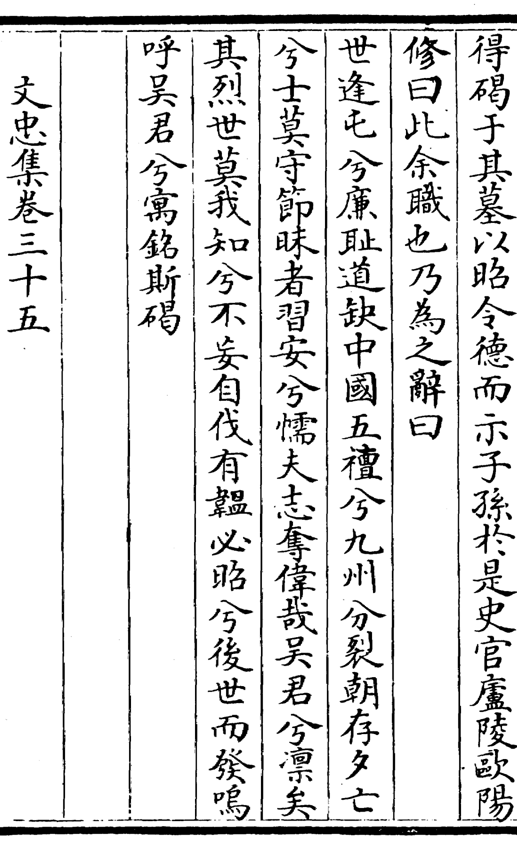
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吴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吴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逈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吴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

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陜州録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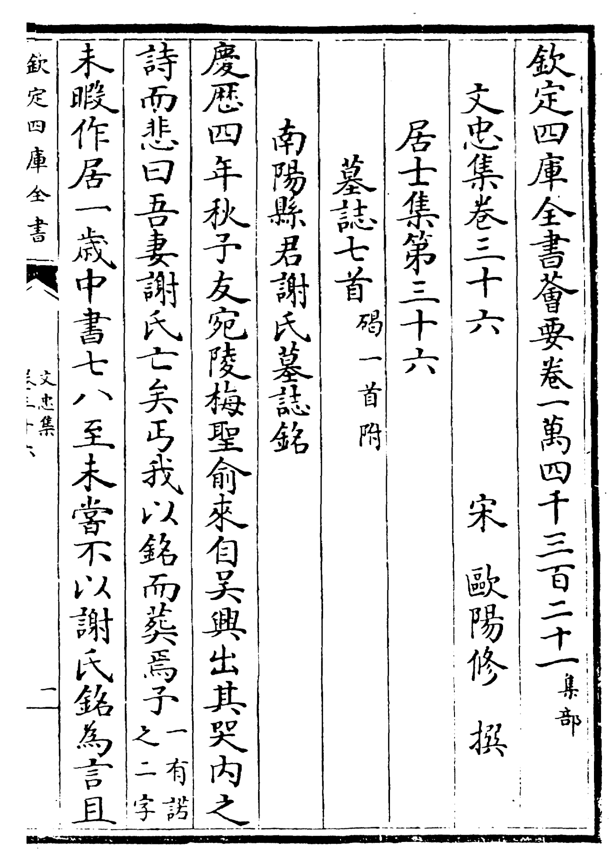
子男二人長曰晛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恠君于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



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凛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文忠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一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之一有二字詰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一作怡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

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戸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説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

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没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一作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塟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吴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静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

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
孝聞年若干歸於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
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生
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
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歷三
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
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
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

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㝡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外内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内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閑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

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褓今婉其裾子綏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為其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參軍歴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内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

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禄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塟於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於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内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

曷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於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歷七年七月十日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

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於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塋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家成於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諡略楊公之

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隠山祖塋之西夫人曽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

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袟滿罷去以内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邉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廵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

婆嶺慶歷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葢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温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

中舍曰溤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冝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從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冝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髙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姓髙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

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娃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温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於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於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賔

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温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子日至其家進拜賔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頴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二三年賔客薨於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於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

其官景温其官景平其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賔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吴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吴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勤儉自其㓜時凡於女事
其保傅皆曰敎而不勞組紃織絍其諸女皆曰巧莫可
及其歸於吴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内事無所
助而吴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内事不失時及其
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
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吴氏之内
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
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

以書來乞銘五字 夫人生三男曰奎奄冑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冑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已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

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葢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扵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

其歸於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矖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

而夫人享此者葢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巳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竒以為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葢不知夫有諸巳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户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文忠集卷三十六